

第一回

靈根育孕源流出 心性修持大道生

詩曰：

混沌未分天地亂，茫茫渺渺無人見。自從盤古破鴻濛，開闢從茲清濁辨。

覆載羣生仰至仁，發明萬物皆成善。欲知造化會元功，須看西遊釋厄傳。

蓋聞天地之數，有十二萬九千六百歲爲一元。將一元分爲十二會，乃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之十二支也。每會該一萬八百歲。且就一日而論：子時得陽氣，而丑則雞鳴；寅不通光，而卯則日出；辰時食後，而已則挨排；日午天中，而未則西蹉；申時哺而日落西；戌黃昏而人定亥。譬於大數，若到戌會之終，則天地昏曠而萬物否矣。再去五千四百歲，交亥會之初，則當黑暗，而兩間人物俱無矣，故曰混沌。又五千四百歲，亥會將終，貞下起元，近子之會，而復逐漸開明。邵康節曰：『冬至子之半，天心無改移。一陽初動處，萬物未生時。』到此，天始有根。再五千四百歲，正當子會，輕清上騰，有日，有月，有星，有辰。日、月、星、辰，謂之四象。故曰，天開於子。又經五千四百歲，子會將終，近丑之會，而逐漸堅實。易曰：『大哉乾元！至哉坤元！萬物資生，乃順承天。』至此，地始凝結。再五千四百歲，正當丑會，重濁下凝，有水，有火，有山，有石，有土。水、火、山、石、土，謂之五形。故曰，地闢於丑。又經五千四百歲，丑會終而寅會之初，發生萬物。曆曰：『天氣下降，地氣上升；天地交合，羣物皆生。』至此，天清地爽，陰陽交合。再五千四百歲，正當寅會，生人，生獸，生禽，正謂天地人，三才定位。故曰，人生於寅。

感盤古開闢，三皇治世，五帝定倫，世界之間，遂分爲四大部洲：曰東勝神州，曰西牛賀洲，曰南瞻部洲，曰北俱蘆洲。這部書單表東勝神州。海外有一國土，名曰傲來國。國近大海，海中有一座名山，喚爲花果山。此山乃十洲之祖脈，三島之來龍，自開清濁而立，鴻濛判後而成。真個好山！有詞賦爲證。賦曰：

勢鎮汪洋，威寧瑤海。勢鎮汪洋，潮湧銀山魚入穴；威寧瑤海，波翻雪浪蜃離淵。木火方隅高積上，東海之處聳崇巔。丹崖怪石，削壁奇峯。丹崖上，彩鳳雙鳴；削壁前，麒麟獨臥。峯頭時聽錦雞鳴，石窟每觀龍出入。林中有壽鹿仙狐，樹上有靈禽玄鶴。瑤草奇花不謝，青松翠柏長春。仙桃常結果，修竹每留雲。一條澗壑籐蘿密，四面原堤草色新。正是百川會處擎天柱，萬劫無移大地根。

那座山，正當頂上，有一塊仙石。其石有三丈六尺五寸高，有二丈四尺圍圓。三丈六尺五寸高，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；二丈四尺圍圓，按地曆二十四氣。上有九竅八孔，按九宮八卦。四面更無樹木遮陰，左右倒有芝蘭相襯。蓋自開闢以來，每受天真地秀，日精月華，感之既久，遂有靈通之意。內育仙胞，一日迸裂，產一石卵，似圓毬樣大。因見風，化作一個石猴。五官俱備，四肢皆全。便就學爬學走，拜了四方。目運兩道金光，射沖斗府。驚動高天上聖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，駕座金闕雲宮靈霄寶殿，聚集仙卿，見有金光燄燄，即命千里眼、順風耳開南天門觀看。二將果奉旨出門外，看的真，聽的明。須臾回報道：『臣奉旨觀聽金光之處，乃東勝神州海東傲來小國之界，有一座花果山，山上有一仙石，石產一卵，見風化一石猴，在那裏拜四方，眼運金光，射沖斗府。如今服餌水食，金光將潛息矣。』玉帝垂賜恩慈曰：『下方之物，乃天地精華所生，不足爲異。』

那猴在山中，却會行走跳躍，食草木，飲澗泉，採山花，覓樹果；與狼蟲爲伴，虎豹爲羣，獐鹿爲友，獼猴爲親；夜宿石崖之下，朝遊峰洞之中。真是『山中無甲子，寒盡不知年。』一朝天氣炎熱，與羣猴避暑，都在松陰之下頑耍。你看他一個個：

跳樹攀枝，採花覓果；拋彈子，耍耍兒；跑沙窩，砌寶塔；趕蜻蜓，撲虻蟻；參老天，拜

菩薩；扯葛藤，編草屨；捉虱子，咬又掐；理毛衣，剔指甲；挨的挨，擦的擦；推的推，壓的壓；扯的扯，拉的拉，青松林下任他頑，綠水澗邊隨洗濯。

一羣猴子耍了一會，却去那山澗中洗澡。見那股澗水奔流，真個似滾瓜湧灘。古云：「禽有禽言，獸有獸語。」眾猴都道：「這股水不知是那裏的水。我們今日趕閑無事，順澗邊往上溜頭尋看源流，要子去耶！」喊一聲，都拖男挈女，呼弟呼兄，一齊跑來，順澗爬山，直至源流之處，乃是一股瀑布飛泉。但見那：

一派白虹起，千尋雪浪飛。海風吹不斷，江月照還依。

冷氣分青嶂，餘流潤翠微。潺湲名瀑布，真似掛簾帷。

眾猴拍手稱揚道：「好水！好水！原來此處遠通山腳之下，直接大海之波。」又道：「那一個有本事的，鑽進去尋個源頭出來，不傷身體者，我等即拜他爲王。」連呼了三聲，忽見叢雜中跳出一個石猴，應聲高叫道：「我進去！我進去！」好猴！也是他：

今日芳名顯，時來大運通。有緣居此地，王遣入仙宮。

你看他瞑目蹲身，將身一縱，徑跳入瀑布泉中，忽睜睛抬頭觀看，那裏邊却無水無波，明明朗朗的一架橋梁。他住了身，定了神，仔細再看，原來是座鐵板橋。橋下之水，沖貫於石竅之間，倒掛流出去，遮閉了橋門。却又欠身上橋頭，再走再看，却似有人家住處一般，真個好所在。但見那：

翠蘚堆藍，白雲浮玉，光搖片片煙霞。虛牕靜室，滑凳板生花。乳窟龍珠倚掛，綵迴滿地奇葩。鍋竈傍崖存火跡，樽壘靠案見殺渣。石座石牀真可愛，石盆石碗更堪誇。又見那一竿兩竿修竹，三點五點梅花。幾樹青松常帶雨，渾然相個人家。

看罷多時，跳過橋中間，左右觀看，只見正當中有一石碣。碣上有一行楷書大字，鐫着「花果山福地，水簾洞洞天。」石猴喜不自勝，急抽身往外便走，復瞑目蹲身，跳出水外，打了兩個呵呵道：「大造化！大造化！」眾猴把他圍住，問道：「裏面怎麼樣？水有多深？」石猴道：「沒水！沒水！原來是一座鐵板橋。橋那邊是一座天造地設的家當。」眾猴道：「怎見得是個家當？」石猴笑道：「這股水乃是橋下沖貫石橋，倒掛下來遮閉門戶的。橋邊有花有樹，乃是一座石房。房內有石窩、石竈、石碗、石盆、石牀、石凳。中間一塊石碣上，鐫着「花果山福地，水簾洞洞天。」真個是我們安身之處。裏面且是寬濶，容得千百口老小。我們都進去住也，省得受老天之氣。這裏邊：

刮風有處躲，下雨好存身。霜雪全無懼，雷聲永不聞。

煙霞常照耀，祥瑞每蒸薰。松竹年年秀，奇花日日新。

眾猴聽得，個個歡喜。都道：「你還先走，帶我們進去，進去！」石猴却又瞑目蹲身，往裏一跳，叫道：「都隨我進來！進來！」那些猴有膽大的，都跳進去了，膽小的，一個個伸頭縮頸，抓耳撓腮，大聲叫喊，纏一會，也都進去了。跳過橋頭，一個個搶盆奪碗，占竈爭牀，搬過來，移過去，正是猴性頑劣，再無一個寧時，只搬得力倦神疲方止。石猴端坐上面道：「列位呵，「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。」你們纔說有本事進得來，出得去，不傷身體者，就拜他爲王。我如今進來又出去，出去又進來，尋了這一個洞天與列位安眠穩睡，各享成家之福，何不拜我爲王？」眾猴聽說：即拱伏無違。一個個序齒排班，朝上禮拜。都稱「千歲大王」。自此，石猴高登王位，將「石」字兒隱了，遂稱美猴王。有詩爲證。詩曰：

三陽交泰產羣生，仙石胞含日月精。借卵化猴完大道，假他名姓配丹成。

內觀不識因無相，外合明知作有形。歷代人人皆屬此，稱王稱聖任縱橫。

美猴王領一羣猿猴、獼猴、馬猴等，分派了君臣佐使，朝遊花果山，暮宿水簾洞，合契同情，不入飛鳥之叢，不從走獸之類，獨自爲王，不勝歡樂。是以：

春採百花爲飲食，夏尋諸果作生涯。秋收芋栗延時節，冬覓黃精度歲華。

美猴王享樂天真，何期有三五百載。一日，與羣猴喜宴之間，忽然憂惱，墮下淚來。眾猴慌忙

羅拜道：『大王何為煩惱？』猴王道：『我雖在歡喜之時，却有一點兒遠慮，故此煩惱。』眾猴又笑道：『大王好不知足！我等日日歡會，在仙山福地，古洞神州，不伏麒麟轄，不伏鳳凰管，又不伏人間王位所拘束，自由自在，乃無量之福，為何遠慮而憂也？』猴王道：『今日雖不歸人王法律，不懼禽獸威服，將來年老血衰，暗中有閻王老子管着，一旦身亡，可不枉生世界之中，不得久注天人之內？』眾猴聞此言，一個個掩面悲啼，俱以無常為慮。

只見那班部中，忽跳出一個通背猿猴，厲聲高叫道：『大王若是這般遠慮，真所謂道心開發也！如今五蟲之內，惟有三等名色，不伏閻王老子所管。』猴王道：『你知那三人？』猿猴道：『乃是佛與仙與神聖三者，躲過輪迴，不生不滅，與天地山川齊壽。』猴王道：『此三者居於何所？』猿猴道：『他只在閻浮世界之中，古洞仙山之內。』猴王聞之，滿心歡喜，道：『我明日就辭汝等下山，雲遊海角，遠涉天涯，務必訪此三者，學一個不老長生，常躲過閻君之難。』噫！這句話，頓教跳出輪迴網，致使齊天大聖成。眾猴鼓掌稱揚，都道：『善哉！善哉！我等明日越嶺登山，廣尋些果品，大設筵宴送大王也。』

次日，眾猴果去採仙桃，摘異果，刨山藥，刷黃精，芝蘭香蕙，瑤草奇花，般般件件，整整齊齊，擺開石凳石桌，排列仙酒仙肴。但見那：

金丸珠彈，紅綻黃肥。金丸珠彈臘櫻桃，色真甘美；紅綻黃肥熟梅子，味果香酸。鮮龍眼，肉甜皮薄；火荔枝，核小囊紅。林檎碧實連枝獻，枇杷細苞帶葉擎。兔頭梨子雞心棗，消渴除煩更解醒。香桃爛杏，美甘甘似玉液瓊漿；脆李楊梅，酸蔭蔭如脂酸膏酪。紅囊黑子熟西瓜，四瓣黃皮大柿子。石榴裂破，丹砂粒現火晶珠；芋栗剖開，堅硬肉團金瑤瑤。胡桃銀杏可傳茶，椰子葡萄能做酒。榛松榧奈滿盤盛，橘蔗柑橙盈案擺。熟煨山藥，爛煮黃精。搗碎茯苓并薏苡，石鍋微火漫炊羹。人間縱有珍羞味，怎比山猴樂更寧？

羣猴尊美猴王上座，各依齒肩排於下邊，一個個輪流上前，奉酒，奉花，奉果，痛飲了一日。次日，美猴王早起，教：『小的們，替我折些枯松，編作杙子，取箇竹竿作篙，收拾些果品之類，我將去也。』果獨自登杙，儘力撐開，飄飄蕩蕩，徑回大海波中，趁天風，來渡南瞻部洲地界。這一去，正是那：

天產仙猴道行隆，離山駕杙趁天風。飄洋過海尋仙道，立志潛心建大功。

有分有緣休俗願，無憂無慮會元龍。料應必遇知音者，說破源流萬法通。

也是他運至時來，自登木杙之後，連日東南風緊，將他送到西北岸前，乃是南瞻部洲地界。持篙試水，偶得淺水，棄了杙子，跳上岸來，只見海邊有人捕魚、打鷹、空蛤、淘鹽。他走近前，弄個把戲，妝個鬪虎，嚇得那些人丟筐棄網，四散奔跑。將那跑不動的拿住一個，剝了他衣裳，也學人穿在身上，搖搖擺擺，穿州過府，在市塵中，學人禮，學人話。朝餐夜宿，一心裏訪問佛仙神聖之道，覓個長生不老之方。見世人都是為名為利之徒，更無一個為身命者。正是那：

爭名奪利幾時休？早起遲眠不自由！騎着驢騾思駿馬，官居宰相望王侯。

只愁衣食耽勞碌，何怕閻君就取勾？繼子蔭孫圖富貴，更無一個肯回頭！

猴王參訪仙道，無緣得遇。在於南瞻部洲，串長城，遊小縣，不覺八九年餘。忽行至西洋大海，他想着海外必有神仙。獨自個依前作杙，又飄過西海，直至西牛賀洲地界。登岸徧訪多時，忽見一座高山秀麗，林麓幽深。他也不怕狼蟲，不懼虎豹，登山頂上觀看。果是好山：

千峯開戟，萬仞開屏。日映嵐光輕鎖翠，雨收黛色冷含青。枯藤纏老樹，古渡界幽程。奇花瑞草，修竹喬松。萬載常青欺福地；奇花瑞草，四時不謝賽蓬瀛。幽鳥啼聲近，源泉響溜清。重重谷壑芝蘭繞，處處巉崖苔蘚生。起伏巒頭龍脈好，必有高人隱姓名。

正觀看間，忽聞得林深之處，有人言語，急忙趨步，穿入林中，側耳而聽，原來是歌唱之聲。歌曰：

『觀棋柯爛，伐木丁丁，雲邊谷口徐行，賣薪沽酒，狂笑自陶情。蒼逕秋高，對月枕松根，一覺天明。認舊林，登崖過嶺，持斧斷枯藤。收來成一擔，行歌市上，易米三升。更無些子爭競，時價平平。不會機謀巧算，沒榮辱，恬淡延生。相逢處，非仙即道，靜坐講黃庭。』
美猴王聽得此言，滿心歡喜道：『神仙原來藏在這裏！』即忙跳入裏面，仔細再看，乃是一個樵子，在那裏舉斧砍柴。但看他打扮非常：

頭上戴箬笠，乃是新笋初脫之簪。身上穿布衣，乃是木綿撚就之紗。腰間繫環縲，乃是老鸞口吐之絲。足下踏草履，乃是枯莎槎就之爽。手執衝鋼斧，擔挽火麻繩。扳松劈枯樹，爭似此樵能！

猴王近前叫道：『老神仙！弟子起手。』那樵漢慌忙丟了斧，轉身答禮道：『不常人！不常人！我拙漢衣食不全，怎敢當「神仙」二字？』猴王道：『你不是神仙，如何說出神仙的話來？』樵夫道：『我說甚麼神仙話？』猴王道：『我纔來至林邊，只聽的你說：「相逢處非仙即道，靜坐講黃庭。」黃庭乃道德真言，非神仙而何？』樵夫笑道：『實不瞞你說，這個詞名做滿庭芳，乃一神仙教我的。那神仙與我舍下相鄰。他見我家事勞苦，日常煩惱，教我遇煩惱時，即把這詞兒念念。一則散心，二則解困。我纔有些不足處思慮，故此念念。不期被你聽了。』猴王道：『你家既與神仙相鄰，何不從他修行？學得個不老之方，却不是好？』樵夫道：『我一生命苦：自幼蒙父母養育至八九歲，纔知人事，不幸父喪，母親居孀。再無兄弟姊妹，只我一人，沒奈何，早晚侍奉。如今母老，一發不敢拋離。却又田園荒蕪，衣食不足，只得斫兩束柴薪，挑向市廛之間，貨幾文錢，糶幾升米；自炊自造，安排些茶飯，供養老母，所以不能修行。』

猴王道：『據你說起來，乃是一個行孝的君子，向後必有好處。但望你指與我那神仙住處，却好拜訪去也。』樵夫道：『不遠，不遠。此山叫做靈臺方寸山。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。那洞中有一個神仙，稱名須菩提祖師。那祖師出去的徒弟，也不計其數，見今還有三四十人從他修行。你順那條小路兒，向南行七八里遠近，即是他家了。』猴王用手扯住樵夫道：『老兄，你便同我去去。若還得了好處，決不忘你指引之恩。』樵夫道：『你這漢子，甚不通變。我方纔這般與你說了，你還不省？假若我與你去了，却不誤了我的生意？老母何人奉養？我要斫柴，你自去，自去。』

猴王聽說，只得相辭。出深林，找上路徑，過一山坡，約有七八里遠，果然望見一座洞府。挺身觀看，真好去處！但見：

煙霞散彩，日月搖光。千株老柏，萬節修篁。千株老柏，帶雨半空青冉冉；萬節修篁，含煙一壑色蒼蒼。門外奇花佈錦，橋邊瑤草噴香。石崖突兀青苔潤，懸壁高張翠蘚長。時聞仙鶴唳，每見鳳凰翔。仙鶴唳時，聲振九皋霄漢遠；鳳凰翔起，翎毛五色綵雲光。玄猿白鹿隨隱見，金獅玉象任行藏。細觀靈福地，真個賽天堂！

又見那洞門緊閉，靜悄悄杳無人跡。忽回頭，見崖頭立一石碑，約有三丈餘高，八尺餘闊，上有一行十個大字，乃是『靈臺方寸山，斜月三星洞。』美猴王十分歡喜道：『此間人果是朴實。果有此山此洞。』看勾多時，不敢敲門。且去跳上松枝梢頭，摘松子喫了頑耍。

少頃間，只聽得呀的一聲，洞門開處，裏面走出一個仙童，真個丰姿英偉，像貌清奇，比尋常俗子不同。但見他：

鬢髻雙絲縮，寬袍兩袖風。貌和身自別，心與相俱空。

物外長年客，山中永壽童。一塵全不染，甲子任翻騰。

那童子出得門來，高叫道：『甚麼人在此搔擾？』猴王撲的跳下樹來，上前躬身道：『仙童，我是個訪道學仙之弟子，更不敢在此搔擾。』仙童笑道：『你是個訪道的麼？』猴王道：『是。』童子道：『我家師父，正纔下榻，登壇講道，還未說出原由，就教我出來開門。說：「外面有個修行的來了，可去接待接待。」想必就是你了？』猴王笑道：『是我，是我。』童子道：『你跟我進來。』

這猴王整衣端肅，隨童子徑入洞天深處觀看：一層層深閣瓊樓，一進進珠宮貝闕，說不盡那靜

室幽居，直至瑤臺之下。見那菩提祖師端坐在臺上，兩邊有三十個小仙侍立臺下。果然是：

大覺金仙沒垢姿，西方妙相祖菩提。不生不滅三三行，全氣全神萬萬慈。

空寂自然隨變化，眞如本性任爲之。與天同壽莊嚴體，歷劫明心大法師。

美猴王一見，倒身下拜，磕頭不計其數，口中只道：『師父！師父！我弟子志心朝禮！志心朝禮！』祖師道：『你是那方人氏？且說個鄉貫姓名明白，再拜。』猴王道：『弟子乃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人氏。』祖師喝令：『趕出去！他本是個撒詐搗虛之徒，那裏修甚麼道果！』猴王慌忙磕頭不住道：『弟子是老實之言，決無虛詐。』祖師道：『你既老實，怎麼說東勝神洲？那去處到我這裏，隔兩重大海，一座南瞻部洲，如何就得到此？』猴王叩頭道：『弟子飄洋過海，登界遊方，有十數個年頭，方纔訪到此處。』

祖師道：『既是逐漸行來的也罷。你姓甚麼？』猴王又道：『我無性。人若罵我，我也不惱；若打我，我也不嗔，只是陪個禮兒就罷了。一生無性。』祖師道：『不是這個性。你父母原來姓甚麼？』猴王道：『我也無父母。』祖師道：『既無父母，想是樹上生的？』猴王道：『我雖不是樹上生，却是石裏長的。我只記得花果山上有一塊仙石，其年石破，我便生也。』祖師聞言，暗喜道：『這等說，却是個天地生成的。你起來走走我看。』猴王縱身跳起，拐呀拐的走了兩遍。祖師笑道：『你身軀雖是鄙陋，却像個食松果的獼猴。我與你就身上取個姓氏，意思教你姓「獼」。獼字去了個獸傍，乃是個古月。古者，老也；月者，陰也。老陰不能化育，教你姓「孫」倒好。孫字去了獸傍，乃是個子系。子者，兒男也；系者，嬰細也。正合嬰兒之本論。教你姓「孫」罷。』猴王聽說，滿心歡喜，朝上叩頭道：『好！好！好！今日方知姓也。萬望師父慈悲！既然有姓，再乞賜個名字，却好呼喚。』祖師道：『我門中有十二個字，分派起名，到你乃第十輩之小徒矣。』猴王道：『那十二個字？』祖師道：『乃廣、大、智、慧、眞、如、性、海、穎、悟、圓、覺十二字。排到你，正當「悟」字。與你起個法名叫做「孫悟空」，好麼？』猴王笑道：『好！好！好！自今就叫做孫悟空也！』正是：鴻濛初闢原無姓，打破頑空須悟空。畢竟不知向後修些甚麼道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叢書第一集

廣東文徵

番禺吳道鎔原稿
廣東文徵編印委員會改編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部發行

况太守路斷死孩兒

春花秋月足風流 不分紅顏易白頭
試把人心比松柏 幾人能爲歲寒留

這四句詩。泛論春花秋月。惱亂人心。所以才子有悲秋之辭。佳人有傷春之咏。往往詩謎寫恨。目語傳情。月下幽期。花間密約。但圖一刻風流。不顧終身名節。這是兩下相思。各還其債。不在話下。又有一等男貪而女不愛。女愛而男不貪。雖非兩相情願。却有一片精誠。如冷廟泥神。朝夕焚香拜禱。也少不得靈動起來。其緣短的。合而終睽。倘緣長的。疏而轉密。這也是風月場中所有之事。亦不在話下。又有一種男不慕色。女不懷春。志比精金。心如堅石。沒來由被旁人播弄。設圈設套。一時失了把柄。墮其術中。事後悔之無及。如宋時玉通禪師。修行了五十年。因觸了知府柳宣教。被他設計。教妓女紅蓮假扮寡婦借宿。百般誘引。壞了他的戒行。這般會合。那些個男歡女愛。是偶然一念之差。如今再說個誘引寡婦失節的。却好與玉通禪師的故事做一對兒。正是

未離恩山休問道 尚沉慾海莫參禪

話說宣德年間。南直隸揚州府儀真縣有一民家。姓丘。名元吉。家頗饒裕。娶妻邵氏。姿容出眾。兼有志節。夫婦甚相愛重。相處六年。未曾生育。不料元吉得病身亡。邵氏年方二十三歲。哀痛之極。立志守寡。終身永無他適。不覺三年服滿。父母家因其年少。去後日長。勸他改嫁。叔公丘大勝。也叫阿媽來。委曲譬喻他幾番。那邵氏心如鐵石。全不轉移。設誓道。我亡夫在九泉之下。邵氏若事二姓。更二夫。不是刀下亡。便是繩上死。眾人見他主意堅執。誰敢再去強他。自古云。呷得三斗醋。做得孤孀婦。孤孀不是好守的。替邵氏從長計較。到不如明明改個丈夫。雖做不得上等之人。還不失爲中等。不到得後來出醜。正是

作事必須踏實地 爲人切莫務虛名

邵氏一口說了滿話。眾人中賢愚不等。也有嘖嘖誇獎他的。也有似疑不信睜着眼看他的。誰知邵氏立心貞潔。閨門愈加嚴謹。止有一侍婢。叫做秀姑。房中作伴。針指營生。一小廝。叫做得貴。年方十歲。看守中門。一應薪水買辦。都是得貴傳遞。童僕已冠者。皆遣出不用。庭無閒雜。內外肅然。如此數年。人人信服。那個不說邵大娘少年老成。治家有法。光陰似箭。不覺十週年到來。邵氏思念丈夫。要做些法事追薦。叫得貴去請叔公丘大勝來商議。延七眾僧人。做三晝夜功德。丘氏道奴家是寡婦。全仗叔公過來主持道場。大勝應允。話分兩頭。却說鄰近新搬來一個漢子。姓支。名助。原是破落戶。平時不守本分。不做生理。專一在街坊上趕熱管閒事過活。聞得人說邵大娘守寡貞潔。且是青年標致。天下難得。支助不信。不論早暮。常在丘家門首閒站。果然門無雜人。只有得貴小廝買辦出入。支助就與得貴相識。漸漸熟了。閒話中。問得貴。聞得你家大娘生得標致。是真也不。得貴生於禮法之家。一味老實。遂答道。標致是真。又問道。大娘也有時到門前看街麼。得貴搖手道。從來不曾出中門。莫說看街。罪過罪過。一日得貴正買辦素齋的東西。支助撞見。又問道。你家買許多素品爲甚麼。得貴道。家主十週年。做法事要用。支助道。幾時。得貴道。明日。三晝夜。正好辛苦哩。支助聽在肚裡。想道。既追薦丈夫。他必然出來拈香。我且去偷看一看。什麼樣嘴臉。真像個孤孀也不。却說次日。丘大勝請到七眾僧人。都是有戒行的。在堂中排設佛像。鳴鑼擊鼓。誦經禮懺。甚是志誠。丘大勝勤勤拜佛。邵氏出來拈香。晝夜各只一次。拈過香。就進去了。支助趁這道場熱鬧。幾遍混進去看。再不見邵氏出來。又問得貴。方知日間只晝食拈香一遍。支助到第三日。約莫晝食時分。又覓進去。閃在榻子傍邊隱着。見那些和尚都穿着袈裟。站在佛前

吹打樂器。宣和佛號。香火道人在道場上手忙腳亂的添香換燭。本家止有得貴。只好住來答應。那有工夫照管外邊。就是丘大勝同着幾個親戚。也都呆看和尚吹打。那個來稽查他。少頃邵氏出來拈香。被支助看得仔細。常言若要俏。添重孝。縞素粧束。加倍清雅。分明是

廣寒仙子月中出 姑射神人雪裡來

支助一見。遍體酥麻了。回家想念不已。是夜。道場完滿。眾僧直至天明方散。邵氏依舊不出中堂了。支助無計可施。想着得貴小廝老實。我且用心下釣子。其時五月端五日。支助拉得貴回家。喫雄黃酒。得貴道。我不會喫酒。紅了臉時。怕主母嗔罵。支助道。不喫酒且喫隻粽子。得貴跟支助家去。支助教渾家剝了一盤粽子。一碟糖。一碗肉。一碗鮮魚兩雙筋。兩個酒杯。放在桌上。支助把酒壺便篩。得貴道。我說過不喫酒。莫篩罷。支助道。喫杯雄黃酒應應時令。我這酒淡。不妨事。得貴被央不過。只得喫了。支助道。後生家。莫喫單杯。須喫個成雙。得貴推辭不得。又喫了一杯。支助自去了一回。夾七夾八說了些街坊上的閒話。又斟一杯勸得貴。得貴道。醉得臉都紅了。如今真個不喫了。支助道。臉左右紅了。多坐一時回去。打甚麼緊。只喫這一杯罷。我再不勸你了。得貴前後共喫了三杯酒。他自幼在丘家。被邵大娘拘管得嚴。何曾嘗酒的滋味。今日三杯落肚。便覺昏醉。支助乘其酒興。低低說道。得貴哥。我有句閒話問你。得貴道。有甚話盡說。支助道。你主母孀居已久。想必風情亦動。倘得個漢子同眠同睡。可不喜歡。從來寡婦都牽掛着男子。只是難得相會。你引我去試他一試何如。若得成事。重重謝你。得貴道。說甚麼話。虧你不怕罪過。我主母極是正氣。閨門整肅。日間男子不許入中門。夜間同使婢持燈。照顧四下。各門鎖訖。然後去睡。便要引你進去。何處藏身池上使婢不離身畔。閒話也說不得一句。你却恁地亂講。支助道。既如此。你的房門可來照麼。得貴道怎麼不來照。支助道。得貴哥。你今年幾歲了。得貴道。十七歲了。支助道。男子十六歲精通。你如今十七歲。難道不想婦人。得貴道。便想也沒用處。支助道。放着家裡這般標致的。早暮在眼前。好不動興。得貴道。說也不該。他是主母。動不動非打則罵。見了他好不怕哩。虧你還敢說取笑的話。支助道。你既不肯引我去。我教導你一個法兒作成你自去上手何如。得貴搖首道。做不得。做不得。我也沒有這樣膽。支助道。你莫管做得做不得。教你個法兒。且去試他一試。若得上手。莫忘我今日之恩。得貴一來乘着酒興。二來年紀也是當時了。被支助說得心癢。便問道。你且說如何去試他。支助道。你夜睡之時。莫關了房門。由他開着。如今五月。天氣正熱。你却赤身仰臥。把那話兒弄得硬硬的。待他來照門時。你只推做睡着了。他若看見。必然動情。一次兩次。定然打熬不過。上門就你。得貴道。倘不來如何。支助道。拚得這事不成。也不好嗔責你。有益無損。得貴道。依了老哥的言語。果然成事。不敢忘報。須與酒醒。得貴別了。是夜依計而行。正是

商成燈下瞞天計 撥轉閨中匪石心

論來邵氏家法甚嚴。那得貴長成十七歲。嫌疑之際。也該就打發出去。另換個年幼的小廝答應。豈不盡善。只爲得貴從小走使服的。且又粗蠢又老實。邵氏自己立心清正。不想到別的情節上去。所以因循下來。却說是夜。邵氏同婢秀姑點燈出來照門。見得貴赤身仰臥。罵這狗奴才。門也不關。赤條條睡着。是甚麼模樣。叫秀姑與他扯上房門。若是邵氏有主意。天明後叫得貴來。說他夜裡懶惰放肆。罵一場。打一頓。得貴也就不敢了。他久曠之人。却似眼見希奇物。壽增一紀。絕不做聲。得貴膽大了。到夜來。依前如此。邵氏同婢又去照門。看見。又罵道。這狗才一發不成人了。被也不蓋。叫秀姑替他把臥單扯上。莫驚醒他。此時便有些動情。奈有秀姑在傍礙眼。到第三日。得貴出外。撞見了支助。支助就問他曾用計否。得貴老實。就將兩夜光景都敘了。支助道。他叫丫頭替你蓋被。又教莫驚醒你。便有愛你之意。今夜決有好處。其夜得貴依原開門。假睡而待。邵氏有意。遂不叫秀姑跟隨。自己持燈來照。逕到得貴床前。看見得貴赤身仰臥。那話兒如鎗一般。禁不住春心

蕩樣。慾火如焚。自解去小衣。爬上床去。還只怕驚醒了得貴。悄悄地跨在身上。從上而壓下。得貴忽然抱住。翻身轉來。與之雲雨。

一個久疏樂事。一個初試歡情。一個認着故物不肯輕拋。一個嘗了甜頭難遽放。一個饑不擇食。豈嫌小廝粗醜。一個狎恩恃愛。那怕主母威嚴。分明惡草藤蘿。也共名花登架去。可惜清心冰雪。化爲春水向東流。十年清白已成虛。一夕垢污難再洗。

事畢。邵氏向得貴道。我若守十年。一旦失身於你。此亦前生冤債。你須謹口。莫洩於人。我自看有看之處。得貴道。主母分付。怎敢不依。自此夜爲始。每夜邵氏以看門爲由。必與得貴取樂而後入。又恐秀姑知覺到。放箇空。教得貴連秀姑奸騙了。邵氏故意欲責秀姑。却教秀姑引進得貴以塞其口。彼此河同水密。各不相瞞。得貴感支助教導之恩。時常與邵氏討東討西。將來奉與支助。支助指望得貴引進。得貴怕主母嗔怪。不敢開口。支助幾遍討個。得貴只是延捱下去。過了三五箇月。邵氏與得貴如夫婦無異。也是數該敗露。邵氏當初做了六年親。不曾生育。如今纔得三五月。不覺便胸高腹大。有了身孕。恐人知覺不便。將銀與得貴。教他悄悄地贖貼墮胎的藥來。打下私胎。免得日後出醜。得貴一來是個老實人。不曉得墮胎是甚麼藥。二來自得支助指教。以爲恩人。凡事直言無隱。今日這件私房關目。也去與他商議。那支助是個棍徒。見得貴不肯引進自家。心中正在不忿。却好有這個機會。便是生意上門。心生一計。哄得貴道。這藥只有我一箇相識人家最効。我替你贖去。乃往藥舖中。贖了個胎散四服。與得貴帶回。邵氏將此藥做四次喫了。腹中未見動靜。叫得貴再往別處贖取好藥。得貴又來問支助。前藥如何不効。支助道。打胎只是一次。若一次打不下。再不能箇了。況這藥只此一家最高。今打不下。必是胎受堅固。若再用狼虎藥去打。恐傷大人之命。得貴將此言對邵氏說了。邵氏信以爲然。到十月將滿。支助料是分娩之期。去尋得貴說道。我要合補藥。必用一血孩子。你主母今當臨月。生下孩子。必然不養。或男或女。可將來送我。你虧我處多。把這一件謝我。亦是不費之惠。只瞞過主母便是。得貴應允。過了數日。果生一男。邵氏將男溺死。用蒲包裹來。教得貴密地把去埋了。得貴管應曉得。却不去埋。背地悄悄送與支助。支助將死孩收訖。一把扯住得貴。喝道。你主母是丘元吉之妻。家主已死多年。當家寡婦這孩子從何而得。今番我去出首。得貴慌忙掩住他口。說道。我把你做恩人。每事與你商議。今日何反面無情。支助變着臉道。幹得好事。你強奸主母。罪該凌遲。難道叫句恩人就罷了。既知恩。當報恩。你作成得我什麼事。你今若要我不開口。可問主母討一百兩銀子與我。我便隱惡而揚善。若然沒有。決不干休。見有血孩作證。你自到官司去辨。連你主母做不得人。我在家等你回話。你快去快來。急得得貴眼淚汪汪。回家料瞞不過。只得把這話對邵氏說了。邵氏埋怨道。此是何等東西。却把做禮物送人。坑死了我也。說罷流淚起來。得貴道。若是別人。我也不把與他。因他是我的恩人。所以不好推托。邵氏道。他是你什麼恩人。得貴道。當初我赤身仰臥。都是他教我的方法來調引你。沒有他時。怎得你我今日恩愛。他說要血孩合補藥。我好不奉他。誰知他不懷好意。邵氏道。你做的事忒不即溜。當初是我一念之差。墮在這光棍術中。今已悔之無及。若不將銀買轉孩子。他必然出首。那時難以挽回。只得取出四十兩銀子。教得貴拿去。與那光棍贖取血孩。背地埋藏。以絕禍根。得貴老實將四十兩銀子。雙手遞與支助。說道。只有這些。你可將血孩還我罷。支助得了銀子。貪心不足。思想此婦美貌。又且囊中有物。借此機會。倘得捱身入馬。他的家事在我掌握之中。豈不美哉。乃向得貴道。我說要銀子。是取笑話。你當真送來。我只得接受了。那血孩我已埋訖。你可在主母前引荐我與他相處。倘若見允。我替他持家。無人敢欺負他。可不兩全其美。不然我仍在地下掘起孩子出首。限你五日內回話。得貴出於無奈。只得回家。述與邵氏。邵氏大怒道。聽那光棍放屁。不要理他。得貴遂不敢再說。却說支助將血孩用石灰醃了。仍放蒲包之內。藏於隱處。等了五日。不見得貴回話。又捱了五日。共是十日。料得產婦也健旺了。乃往丘家門首。伺候得貴出來。問道。所

言之事濟否。得貴搖頭道。不濟不濟。支助更不問第二句。望門內直闖進去。得貴不敢攔阻。到走往街口遠遠的打聽消息。邵氏見有人走進中堂。罵道。人家內外各別。你是何人。突入吾室。支助道。小人姓支。名助。是得貴哥的恩人。邵氏心中已知。便道。你要尋得貴。在外邊去。此非你歇腳之所。支助道。小人久慕大娘。有如飢渴。小人縱不才。料不在得貴哥之下。大娘何必峻拒。邵氏聽見話不投機。轉身便走。支助趕上。雙手抱住。說道。你的私孩。現在我處。若不從我。我就首官。邵氏忿怒無極。只恨擺脫不開。乃以好言哄之。道日裡怕人知覺。到夜時。我叫得貴來接你。支助道。親口許下。切莫失信。放開了手。走幾步。又回頭說道。我也不怕你失信。一直出外去了。氣得邵氏半晌無言。珠淚紛紛而墜。推轉房門。獨坐兀子上。左思右想。只是自家不是。當初不肯改嫁。要做上流之人。如今出乖露醜。有何顏見諸親之面。又想到。日前曾對眾發誓。我若事二姓。更二夫。不是刀下亡。便是繩上死。我今拚這性命。謝我亡夫於九泉之下。却不乾淨。秀姑見主母啼哭。不敢上前解勸。守住中門。專等得貴回來。得貴在街上望見支助去了。方纔回家。見秀姑。問大娘呢。秀姑指道。在裡面。得貴推開房門看主母。却說邵氏取床頭解手刀一把。欲要自刎。擔手不起。哭了一回。把刀放在桌上。在腰間解下八尺長的汗巾。打成結兒。懸於梁上。要把頸子套進結去。心下展轉淒慘。禁不住嗚嗚咽咽的啼哭。忽見得貴推門而進。抖然觸起他一點念頭。當初都是那狗才做圈做套來作弄我。害了我一生名節。說時遲那時快。只就這點念頭起處。仇人相見。分外眼睜。提起解手刀。望得貴當頭就劈。那刀如風之快。惱怒中。氣力倍加。把得貴頭腦劈做兩界。血流滿地。登時嗚呼了。邵氏着了忙。便引頸受套。兩腳蹬開兀子。做一個鞦韆把戲。

地下新添冤恨鬼 人間少了俏孤孀

常言賭近盜。淫近殺。今日只為一個淫字。害了兩條性命。且說秀姑平時慣了。但是得貴進房。怕有別事就遠遠閃開。今番半晌不見則聲。心中疑惑。去張望時。只見上吊一個。下橫一個。唬得秀姑軟做一團。按定了膽。把房門欵上。急跑到叔公丘大勝家中報信。丘大勝大驚。轉報邵氏父母。同到丘家。關上大門。將秀姑盤問致死緣由。元來秀姑不認得支助。連血孩詐去銀子四十兩的事。都是瞞着秀姑的。以此秀姑只將邵氏得貴平昔奸情叙了一遍。今日不知何故兩個都死了。三番四復問他。只如此說。邵公邵母。聽說奸情的話。滿面羞慚。自回去了不管其事。丘大勝只得帶秀姑到懸裡出首。知懸驗了二屍。一名得貴。刀劈死的。一名邵氏。縊死的。審問了秀姑口辭。知懸道。邵氏與得貴奸情是的。主僕之分已廢。必是得貴言語觸犯。邵氏不忿。一時失手。誤傷人命。情慌自縊。更無別情。責令丘大勝殮殮。秀姑知情。問杖官賣。再說支助自那日調戲不遂回家。還想赴夜來之約。聽說弄死了兩條人命。唬了一大跳。好幾時不敢出門。一日早起。偶然檢着了石灰醃的血孩。連蒲包拿去拋在江裡。遇着一個相識叫做包九。在儀真關上當夫頭。問道。支大哥。你拋的是甚麼東西。支助道。醃幾塊牛肉。包好了。要帶出去吃的。不期臭了。九哥。你兩日沒甚事。到我家喫三杯。包九道。今日忙些個。蘇州府况鍾老爺馳驛復任。即刻船到。在此趨夫哩。支助道。既如此。改日再會。支助自去了。却說况鍾原是吏員出身。禮部尚書胡濙薦為蘇州府太守。在任一年。百姓呼為况青天。因丁憂回籍。聖旨奪情起用。特賜馳驛赴任。船至儀真關口。况爺在艙中看書。忽聞小兒啼聲。出自江中。想必溺死之兒。差人看來。回報沒有。如此兩度。况爺又聞啼聲。問眾人。皆云不聞。况爺口稱怪事。推窗觀看。只見一個小小蒲包。浮於水面。况爺叫水手撈起。打開看了。回復是一個小孩子。况爺問。活的死的。水手道。石灰醃過的。像死得久了。况爺想道。死的如何會啼。况且死孩子。拋掉就罷了。何必灰醃。必有緣故。叫水手把這死孩連蒲包放在船頭上。如有人曉得來歷。密密報我。我有重賞。水手奉鈞旨。拿出船頭。恰好夫頭包九看見小蒲包。認得是支助拋下的。他說是臭牛肉。如何却是個死孩。遂進艙稟况爺。小人不曉得這小孩子的來歷。却認得拋那小孩子在江裡這個人叫做支助。况爺道。有了人。就有來歷了。一面差人密拿支助。一面請儀真知縣到察院中同問這節公事。况爺帶了這死孩。坐了察院。等得知縣來時。支助也拿到了。况爺

上坐。知縣坐於左手之傍。况爺因這儀真不是自己屬縣。不敢自專。讓本縣推問。那知縣見况公是奉過勅書的。又且為人古怪。怎敢僭越。推遜了多時。况爺只得開言。叫支助。你這石灰醃的小孩子。是那裡來的。支助正要抵賴。却被包九在傍指實了。只得轉口道。小的見這贖東西在路傍不便。將來拋向江裡。其實不知來歷。况爺問包九。你看見他在路傍檢的麼。包九道。他拋下江裡。小的方纔看見。問他什麼東西。他說是臭牛肉。况爺大怒道。既假說臭牛肉。必有瞞人之意。喝教手下選大毛板。先打二十再問。况爺的板子利害。二十板抵四十板還有餘。打得皮開肉綻。鮮血迸流。支助只是不招。况爺喝教夾起來。况爺的夾棍也利害。第一遍支助還熬過。第二遍就熬不得了。招道。這死孩是邵寡婦的。寡婦與家童得貴有奸。養下這私胎來。得貴央小的替他埋藏。被狗子爬了出來。故此小的將來拋在江裡。况爺見他言詞不一。又問。你肯替他埋藏。必然與他家通情。支助道。小的並不通情。只是平日與得貴相熟。况爺道。他埋藏只要朽爛。如何把石灰醃着。支助支吾不來。只得磕頭道。青天爺爺。這石灰其實是小的醃的。小的知邵寡婦家殷實。欲留這死孩去需索他幾兩銀子。不期邵氏與得貴都死了。小的不遂其願。故此拋在江裡。况爺道。那婦人與小厮果然死了麼。知縣在傍邊起身打一躬。答應道。死了。是知縣親驗過的。况爺道。如何便會死。知縣道。那小厮是刀劈死的。婦人是自縊的。知縣也曾細詳他兩個奸情已久。主僕之分久廢。必是小厮言語觸犯。那婦人一時不忿。提刀劈去。誤傷其命。情慌自縊。別無他說。况爺肚裡躊躇。他兩個既然奸密。就是語言小傷。怎下此毒手。早間死孩兒啼哭。必有緣故。遂問道。那邵氏家還有別人麼。知縣道。還有個使女。叫做秀姑。官賣去了。况爺道。官賣一定就在本地。煩貴縣差人提來一審。便知端的。知縣忙差快手去了。不多時。秀姑拿到。所言與知縣相同。况爺躊躇了半晌。走下公座。指着支助。問秀姑道。你可認得這箇人。秀姑仔細看了一看。說道。小婦人不識他姓名。曾認得他嘴臉。况爺道。是了。他和得貴相熟。必然會同得貴到你家來。你可實說。若半句含糊便上樑。秀姑道。平日間實不曾見他上門。只是結末來。他突入中堂調戲主母。被主母趕去。隨後得貴方來。主母正在房中啼哭。得貴進房不多時。兩個就都死了。况爺喝罵支助。光棍。你不曾與得貴通情。却何敢突入中堂。這兩條人命。都因你起。叫手下再與我夾起來。支助被夾昏了。不由自家做主。從頭至尾。如何教導得貴哄誘主母。如何哄他血孩到手。詐他銀子。如何挾制得貴。要他引入同奸。如何闖入內室。抱住求奸。被他如何哄脫了。備細說了一遍。後來死的情由。其實不知。况爺道。這是真情了。放了夾。叫書吏取了口詞明白。知縣在旁。自知才力不及。惶恐無地。况爺提筆。竟判審單。

審得支助。奸棍也。始窺寡婦之色。輒起邪心。既乘弱僕之愚。巧行誘語。開門裸臥。盡出其謀。固胎取務。悉墮其術。求奸未能。轉而求利。求利未厭。仍欲求奸。在邵氏一念之差。盜鈴尚思掩耳。乃支助幾番之詐。探篋加以踰牆。以恨助之心恨貴。恩變為仇。於殺貴之後自殺。死有餘愧。主僕既死勿論。秀婢已杖何言。惟是惡魁尚逃法網。包九無心而遇。醃孩有故而啼。天若使之。罪難容矣。宜坐致死之律。兼追所詐之贓。

况爺念了審單。連支助亦甘心服罪。况爺將此事申文上司。無不誇獎大才。萬民傳頌。以為包龍圖復出。不是過也。這一家小說。又題做况太守斷死孩兒。有詩為證。

俏邵娘見欲心亂 蠢得貴福過災生
支赤棍奸謀似鬼 况青天折獄如神

楔子

做書的人記得：有一年坐了火輪船在大海裏行走，那時候天甫黎明，偶至船頂，四下觀望，但見水連天，天連水，白茫茫一望無邊，正不知我走到那裏去了。停了一會子，忽然東方海面上現出一片紅光，隨潮上下，雖是波濤洶湧，却照耀得遠近通明。大家齊說：「要出太陽了！」一船的人，都闖到船頂上等着看，不消一刻，潮水一分，太陽果然出來了。記得又一年，正是夏天午飯才罷，隨手拿過一張新聞紙，開了北窗，躺在一張竹椅上看那新聞紙消遣。雖然赤日當空，流金鑠石，全不覺半點歎熱，也忘記是甚麼時候了。停了一會子，忽然西北角上起了一片烏雲，隱隱有雷聲響動，霎時電光閃爍，狂風怒號，再看時，天上烏雲已經布滿。大眾齊說：「要下大雨了！」一家的人，關窗的關窗，撥椅的撥椅，都忙個不了。不消一刻，風聲一定，大雨果然下來了。諸公試想：太陽未出，何以曉得他就要出？，大雨未下，何以曉得他就要下？其中却有一個緣故。這個緣故，就在眼前。只索看那潮水，聽那風聲，便知太陽一定要出，大雨一定要下，這有甚麼難猜的？做書的人，因此兩番閱歷，生出一個比方，請教諸公：我們今日的世界，到了甚麼時候了？有個人說：「老大帝國，未必轉老還童。」又一個說：「幼稚時代，不難由少而壯。」據在下看起來，現在的光景，却非幼稚，大約離着那太陽要出，大雨要下的時候，也就不遠了。何以見得？你看這幾年新政新學，早已鬧得沸反盈天，也有辦得好的，也有辦不好的，也有學得成的，也有學不成的。現在無論他好不好，到底先有人肯辦，無論他成不成，到底先有人肯學。加以人心鼓舞，上下奮興，這個風潮，不同那太陽要出，大雨要下的風潮一樣麼？所以，這一干人，且不管他是成是敗，是廢是興，是公是私，是真是假，將來總要算是文明世界上一個功臣。所以，在下特特做這一部書，將他們表揚一番，庶不負他們這一片苦心孤詣也。正是：

誘書自昔輕司馬， 直筆於今笑董狐；
腐朽神奇隨變化， 聊將此語祝前途。

欲知書中所言何事，且聽初回分解。

第一回

校士館家奴談歷史 高陞店太守謁洋人

却說湖南永順府地方，毗連四川，苗漢雜處，民俗渾噩，猶存上古樸陋之風。雖說軍興以來，勳臣闕闕，焜耀一時，却都散布在長沙、岳州幾府之間，永順僻處邊陲，却未沾染得到。所以，他那裏的民風，一直還是樸陋相安。只因這個地方山多於水，四面岡巒迴伏，佳氣葱蘢，所有百姓都分布在各處山凹之中，倚樹爲村，臨流結舍，耕田鑿井，不識不知，正合了大學上「樂其樂而利其利」的一句話。所以，到這裏做官的人，倒也鎮日清閒，逍遙自在，不在話下。且說這時候做知府的，姓柳名繼賢，本籍江西人氏，原是兩榜進士出身，欽點主事，吏部觀政。熬了二十多年，由主事而陞員外，由員外而陞郎中。這年京察屆期，本部堂官見他精明練達，勇敢有爲，心地慈祥，趨公勤慎，就把他保了進去。引見之後，奉旨記名。不上半年，偏偏出了這個缺，題本上去，又蒙聖上洪恩，着他補授。謝恩之後，隨向各處辭行。有一個老友，姓姚名士廣，別號遜齋，本貫徽州，年紀七十多歲，本在保定書院掌教，這番因事進京，恰好遇着柳知府放了外任，從此南北睽違，不能常見，姚老先生便留他多住幾日，一同出京。到了臨動身的頭一天，姚老先生在寓處備了一席酒替他餞行。約摸吃到一半，姚老先生便滿滿的斟了一杯，送到知府面前，說道：「老弟此番一麾出守，上承簡命，下治萬民。不要把這知府看得輕，在漢朝已是二千石的職分。地方雖一千餘里，化民成俗，大可有爲。愚兄所指望於老弟者，祇此數言。吾輩既非勢利之交，故一切陞官發財的話頭，

概行蠲免。老弟如以為是，即請滿飲此杯。」原來這位姚老先生，學問極有根柢，古文工夫尤深，目下年紀雖已古稀，却是最能順時達變，所有書院裏的學生，無有一個不佩服他的。柳知府自己亦是八股出身，於這姚老先生却一向十分傾倒。且說當日聽了他這一番言語，便接杯在手道：「小弟此行，正要叨教吾兄，今蒙慨贈良言，尤非尋常感激。但是目下放了外任，不比在京，到任之後，何事當興，何事當革，還求吾兄指教一番，以當指南之助。」說罷，便乾了那杯酒，將酒杯送還那老先生，自己歸坐，仍舊對酌，姚老先生道：「要興一利，必須先革一弊，改革之事，甚不易談。就以貴省湖南而論，民風保守，已到極點，不能革舊，焉望生新？但我平生最佩服孔夫子，有一句話，道是『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』我說這話，並不是先存了秦始皇愚黔首的念頭，原因我們中國，都是守着那幾千年的風俗，除了幾處通商口岸，稍能因時制宜，其餘十八行省，那一處不是執迷不化，扞格不通呢？總之，我們有所興造，有所革除，第一須用上些水磨工夫，叫他們潛移默化，斷不可操切從事，以致打草驚蛇，反為不美。老弟！你記好我一句話，以愚兄所見，我們中國大局，將來有得反覆哩！」柳知府聽了此言，甚為驚訝，除了贊歎感激之外，更無別話可說。當夜席散之後，自行回寓。次日分手，各奔前途。姚老先生自回保定，按下不表。且說柳知府帶了家眷，星夜趨行，其時輪船已通，便由天津、上海、漢口一路行來。他自從通籍至今，在北京足足住了二十多年，不料外邊風景，却改變了不少，因此一路上反見識了許多什面。到了湖南，上司因他久歷京曹，立刻掛牌，飭赴新任。到任之後，他果然聽了姚老先生之言，諸事率由舊章，不敢驟行更動。過了半載，倒也上下相安，除睡覺吃飯之外，其餘一無事事。只因他這人生性好動，自想我這官，一府之內，以我為表率，總要有些作為，方得趁此表現。想來想去，却想不出從那裏下手。齊巧這年春天，正逢歲試，行文下去，各學教官傳齊廩生，攜帶門斗，知會了文武童生，齊向府中進發。這永順府一共管轄四縣，首縣便是永順縣，此外還有龍山、保靖、桑植三縣。通扯起來，習武的多，習文的少，四縣合算，習文的不上一千人，武童却在三千以外。當下各屬教官稟見了知府，掛牌出去，定於三月初一考闈屬文童經古，初三考試正場。原來這柳知府雖是時文出身，因他做廩生時考過優拔，於經史詩賦一切學問，也曾講究過來。他在京時候，常常聽見有人上摺子請改試策論，也知這八股不久當廢。又兼他老友姚老先生以古文名家，受他薰陶涵育，自然把氣質漸漸的改化過來。所以，此時便想於此中搜羅幾個人才。當下先出一張告示，叫應試童生，於詩賦之外，准報各項名目，如算學、史論之類。無奈那些童生，見了不懂，到了臨期點名，只有龍山縣一個童生報了史論，永順縣一個童生報了筆算，其餘全是孝經論、性理論，連做詩賦的也寥寥無幾。柳知府點名進來，甚為失望，無奈將題目寫了，掛牌出去。報筆算的居然敷衍完卷。考史論的那個童生，因見題目是韓信論，他雖帶了幾部綱鑑易知錄、廿一史約編之類，却不知韓信是那一朝的人物，查來查去，總查不到。就求老師替他轉稟大人，說這個題目不知出處，請換一個容易些的。老師被他纏不過，先同監場的二爺商量。祇見一個二爺，接過題目一瞧，說韓信這個名字很熟，好像那裏會過似的，歪着頭想了半天，說：「是了，你這位相公書沒有讀過，難道戲亦沒有瞧過嗎！二進宮楊大人唱的末了一句，甚麼漢韓信命喪未央，可不是他嗎？他是漢朝人，如果不是，為什麼說是漢韓信呢？」那二爺說到這裏，旁邊有他一個夥計，插嘴道：「老大！你別誇口，既然韓信是漢朝人，為甚麼前頭還說他是登臺拜將的三齊韓王呢？據我說，這韓信一定是齊國人。」回頭同那童生說：「相公！你別上他的當，你照我的話去做，一定不會錯的。」那曉得這個童生，自小生長外縣，沒有瞧過京戲，連他們說的甚麼二進宮也不知道，仍舊摸不着頭腦。到底託了老師回了知府，重新出了一個管仲論，是四書上有的，不消再查綱鑑了。齊巧刻本文章上又有一篇成文，是管仲兩個字的題目，被那童生查着，把他喜歡的了不得。連忙改頭換面，將八股改做八段，高高興興謄了出來，把卷子交了進去。師爺打開一看，只是皺眉頭。柳知府問他做的怎麼樣？師爺說：「如果改做八股，倒還有些警句，現今改做史論，却有許多話裝不上。」說着便把這本卷子送了過來說：「請太尊過目，再定去取罷。」柳知府看了一遍，覺得實在太難，心下躊躇道：這樣卷子怎麼好取？然而通場祇有他一本，他雖做

得不好，倒底肚皮裏還有這史論兩個字，比着那些空疏無據的自覺好些。無論如何，此人不肯隨俗，尚有要好的心腸，總要算得一個有志之士。不如胡亂將他取了出來，叫別的童生看看，也可激勵他們的志氣，向史鑑上討論討論，也是好的。主意一定，便把那個考筆算的取了算學正取，這個做管仲論的取了史論次取，另外又取了幾本詩賦。發出案來，接着便是正場、初覆、二覆、三覆，不到半月，都已考完。發出正案，跟手考試武童。第一場馬箭，是在演武廳考的。第二場步箭，就在本府大堂校閱。因為人多，便立了三個靶子，一排三人同射，免得耽誤日期。是日，柳知府會同本城參府，剛剛升堂坐下，尚未開點，忽見把大門的帶進一個人來，喘吁吁跑的滿頭是汗，當堂跪下。那人自稱：「小的紀長春，是西門外頭的地保。今天早上，西門外高陞店裏的店小二哥，跑到小的家裏來說，他店裏昨晚晚上來了三個外國人，還跟幾個有辮子的。」知府道：「那一定是中國人了。」地保道：「不是中原人。如果是我們中原人，為甚麼戴着外國帽子呢？」知府又問：「你瞧見了沒有！」地保道：「店小二來報，小的就去瞧了一瞧。外國人是有幾個，小的也不敢走進去，怕是驚了他們的駕，就趕到大人這裏來報信的。」知府問道：「他們來做什麼的呢？」地保道：「小的也問過店小二，店小二說，昨天晚上有一個有辮子的外國人，爲了店小二父親不當心，打破他一個茶碗，那個有辮子的外國人就動了氣，立時把店小二的父親打了一頓，還揪住不放，說要拿他往衙門裏送。店小二是嚇的早躲了出來，不敢回去。」知府道：「混賬東西！我就知道你們不等到鬧出亂子來，也就躲着不來報了。打碎一個甚麼碗？你知道，弄壞了外國人的東西，是要賠款的嗎？」地保就從懷裏掏出兩塊打碎的破磁片子送了上去，說：「那碗是個白磁的，只怕磁器舖裏去找還找的出。」知府取過來仔細端詳過一回，罵了一聲：「胡說！」說「這是洋磁的，莫說磁器舖裏沒有，就是專人到江西，也燒不到這樣。這事鬧大了！先把這混賬東西鎖了起來，回來再辦他！」地保聽了這話，連忙自己摘掉帽子，爬在地下磕響頭，嘴裏說：「大人恩典！大人超生！」知府也不理他，又問：「店小二呢？」地保回道：「躲在小的家裏。」知府說：「原來你們是通同一氣的！」順手抓了一根火籤，派了一名差，叫立刻把店小二提到。差人奉命自去不題。知府便說：「今日有交涉大事，只好暫時停考，等外國人這一關過去，再行掛牌曉諭。」說着就要退堂。那些童生雖然不願意，無奈都有父兄師保管束，也只好退了出去。這裏知府便讓參府到簽押房裏共商大事。參府說：「既然外國人到此，我們營裏應得派幾個兵前去彈壓閒人，以盡保護之責。」知府道：「老兄所見極是。」參府也不及吃茶，立刻辭了出來，坐轎而去。知府忙叫傳首縣，原來首縣正從府裏伺候武考，參堂以後，沒有他的事情，便即打道回衙。剛剛走到半路上，齊巧地保、夥計趕來送信，他便不回縣衙，立刻折回本府衙門，坐在官廳上等候。知府又叫請刑名韓師爺。跟師爺的小廝說：「不敵十二點鐘，是向例叫不醒的。」知府無奈，只得罷手。不消一刻，首縣進見，手本上來，知府趕忙叫請。首縣進來，請了安，歸了坐，知府便說：「西門外來了幾個外國人，老兄知道麼？」首縣說：「卑職也是剛剛得信，所以來回大人，請大人的示，該怎麼辦？還是理他的好，還是不理他的好？橫豎他們到這裏也沒有到大人這裏來拜過。」知府道：「現在亂子都鬧了出來了，你不理他，他也要找你了。」首縣忙問甚麼亂子。知府說：「難道你還不知道？」便把地保所稟，店小二的父親打碎了他們一個碗，被他揪住不放，還要往衙門裏送的話說了一遍。首縣聽了，呆了半天不能言語。知府道：「你們是在外面做官做久了的，不知道裏頭的情形。兄弟在京的時候，那些大老先生們，一個個見了外國人還了得！他來是便衣短打，我們這邊一個個都是補掛朝珠。無論他們那邊是個做手藝的，我們這些大人們，總是同他並起並坐。論理呢，照那中庸上說的，柔遠人原該如此。況且他們來的是客，你我有地主之誼，書上還說送往迎來，這是一點不錯的。現在裏頭很講究這個工夫，以後外國人來的多了，才顯得我們中國柔遠的效驗咧。依兄弟愚見，我們此刻先去拜他，跟手送兩桌燕菜酒席過去，再派幾個人替他們招呼招呼，一來盡了我們的東道之情，二來店家弄壞了他的東西，他見我們地方官以禮相待，就是有點需索，便也不好十分需索，能夠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。等到出了界，卸了我們干係，那怕他半路上被強盜宰了呢？」首縣道：「大人明見，卑職就跟了大人一塊兒去。」

知府說：「很好。但是一件，我們沒有一個會說洋話的怎麼好？」首縣說：「卑職衙門裏的西席老夫子，有個姓張的，從前在省城裏甚麼學堂裏讀過三個月英文的，現在請他教卑職的兩個兒子讀洋書。」知府說：「原來世兄學習洋文，這是現在第一件經世有用之學，將來未可限量，可喜可敬。」立刻叫跟班拿名片去請縣裏張師爺。停了一會子，張師爺穿了袍褂，坐轎來了。知府接着，十分器重，說了些仰慕的話。張師爺也高興的了不得。三人會齊，立刻鳴鑼開道，齊奔西門外高陞店而來。有分教：太尊媚外，永順縣察看礦苗，童子成軍，明倫堂大抒公憤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識大體刺史講外交 惑流言童生肇事端

却說柳知府同了首縣、翻譯，一直出城，奔到高陞店，當下就有號房，搶先一步進店投帖。少停，轎子到門，只見參府裏派來的老將，帶了四個營兵，已經站在那裏了。且說這店裏住的外國人，原來是意大利國一個礦師。只因朝廷近年以來，府庫空虛，度支日絀，京裏京外，很有幾個識時務的大員，曉得國家所以貧弱的緣故，由於有利而不能興。甚麼輪船、電報、織布、紡紗、機器廠、槍砲廠，大大小小，雖已做過不少，無奈立法未善，侵蝕尤多，也有辦得好的，也有辦不好的。更有兩件天地自然之利，不可以不考求的，一件是農功，一件是礦利。倘把這二事辦成，百姓即不患貧窮，國家亦自然強盛。所以那些實心為國的督撫，懂得這個道理，一個個都派了委員到東洋考察農務，又從外洋聘到幾位有名礦師，分赴各府州縣察看礦苗，以便招人開採。這番來的這個意大利人，便是湖北總督派下來的。同來的還有一個委員，因在上縣有事耽擱，所以那礦師先帶了兩個外國人，一個通事，兩個西崽，一共六個人，早來一步。到永順城外找到高陞店住下，原想等委員來到，一同進城拜客，不料店小二因他父親被打，奔到地保家中哭訴，地保恐怕擔錯，立刻進城稟報，偏偏碰着柳知府又是個極其講求外交的，便同了首縣先自來拜。名帖投進，虧得那礦師自到中國，大小官員見過不少，很懂得些中國官場規矩。況且自己也還會說幾句中國話，看過名帖，忙說了聲：「請！」柳知府當先下轎走在頭裏，翻譯張師爺夾在中間，首縣打尾。進得店門便有店裏夥計領着上樓，那礦師已經接到扶梯邊了。見面之後，礦師一隻手探掉帽子；柳知府是懂外國禮信的，連忙伸出一隻右手，同他拉手。下來便是讀過三個月洋書的張師爺，更不消說這個禮信也是會的，還說了一句外國話，礦師也答還他一句。末了方是首縣，上來伸錯了一隻手，伸的是隻左手，那礦師便不肯同他去拉，幸虧張師爺看了出來，趕緊把他的右手拉了出來，方算把禮行過。那礦師同來的夥計，連着通事，都過來相見。那通事鼻子上架着一付金絲小眼鏡，戴着一頂外國晒帽，腳上穿着一雙皮鞋，走起路來格吱格吱的響，渾身小衫褲子，一律雪雪白，若不是屁股後頭掛着一根墨測黑的辮子，大家也疑心他是外國人了；見了人並不除去眼鏡，朝着府縣祇作一個揖，虧他中國禮信還不會忘記。一時分賓主坐下，西崽送上茶來，便是張師爺一心想賣弄自己的才學，打着外國話，甚麼溫(one)、吐(two)、脫利(three)、克姆(come)、也斯(yes)鬧了個不清爽。起先那礦師還拉長了耳朵聽，有時也回答他兩句，到得後來，只見礦師一回皺皺眉頭，一回抿着嘴笑，一句也不答腔。府縣心裏還當他們話到投機，得意忘言。停了一歇，忽見礦師笑迷迷的打着中國話向張師爺說道：「張先生，你還是說你們的貴國話給我聽罷。你說的外國話不要說我的通事不能懂，就是連我也不懂得一句。」大家到這裏，方纔明白是張師爺工夫不到家，說的不好，所以外國人也不要他說了。張師爺聽了這話，把他羞的了不得，連耳朵都緋緋紅了，登時啞口無言，連中國話也不敢再說一句，坐在那裏默默無聲。首縣瞅着，很難為情。虧得柳知府能言慣道，不用翻譯，老老實實的用中國話攀談了幾句。礦師却還都明白，就說：「兄弟在武昌見過制臺。這位制臺大人，是貴國裏的一個大忠臣，知道這開礦的利比各種的利益都大，所以才委了我同着金老爺來在貴府。一路察看情形，到了長沙，我還去拜望你們貴省的撫臺。這撫臺請我吃晚飯，他這人也是一個很明白的。今天到了貴府，因為金老爺還沒有到，所以我沒有到貴府衙門裏拜見。現在勞駕得很，我心上很歡喜。」當下

又說了些客氣話，柳知府也着實拿他恭維，方才起身告別。柳知府還要約他到衙門裏住，他說等金老爺到了再說。彼此讓到扶梯邊，又一個個拉了拉手，礦師便自回去。府、縣同了張師爺下樓上轎，一直回到府衙門，知府下轎，依舊邀了首縣同張師爺進去談天。張師爺便不及上次高興。知府還留他吃飯，他不肯吃，先回去了。這裏首縣說：「今兒卑職保舉匪人，幾乎弄得坍塌，實在抱愧得很。」知府道：「你不用怪他，他學洋文學問雖淺，這永順一府，只怕除了他還找不出第二個，留他在這裏開開風氣也好。老兄你回去，總要拿他照常看待，將來兄弟還有用着他的地方呢。」當下又講到店小二父親打了他們的碗，剛才居然沒有提起此事，大約是不追究的了。說到這裏，門上來回：「店小二已經鎖了來，現在就叫原差押着他去找他父親去了，把他爺兒倆一齊拿到，連着地保三個，還是發縣呢，還是老爺親自審？」知府道：「一時也還用不着審，但是放亦放不得的，倘若放跑了，將來外國人要起人來，到那裏去找呢？他們外國人最是反面無情的，究竟打掉一個碗，不是甚麼要緊東西，也值得拖累多少人，叫人家敗家蕩產嗎？不過現在他們外國人正在興旺頭上，不能不讓他三分。可憐這些人那一個不是皇上家的百姓，我們做官的不能庇護他們，已經說不過去，如今反幫着別人折磨他們，真正枉吃朝廷俸祿，說起來真叫人慚愧得很！然而也叫做沒法罷了。現在且等金委員到了再講，看來不至於有甚麼大事情的。」那門上便自退出。首縣又說了兩句，亦即辭了出來。知府送客回去，連忙更衣吃飯。等到中飯吃過，便有學老師託了門上拿着手本上來，請示幾時補考武童。他們人多，而且多是沒有錢的，帶的盤纏有限，都是扣準日子的，在這裏多住一天，吃用也着實不少，有了日子幾時補考，就好安頓他們了。知府道：「我拿得定嗎？我巴不得今天就考完，早考完一天，他們早回去一天，我也樂得早舒服一天。無奈外國人在這裏，不定甚麼時候有事情，叫我怎麼能夠定心坐在那裏，一天到晚的看他們射箭，弄這個不急之務呢？而且還有一句話問問他們，射箭射好了，可是能夠打得外國人的嗎？」原來柳知府因為剛才捉拿店小二父親一事，同首縣談了半天，着實有點牢騷，心想我爲一府之尊，反不能庇護一個百姓，還算得人嗎？因此睡中覺也睡不着，躺在床上翻來覆去，越想越氣。齊巧門上來回這事，算他倒運，碰了個釘子。門上出去之後，便一五一十對着老師說了。老師無奈，各自回寓，接着一班廩保來見，老師又同他說了，還說太尊正在不高興頭上，只好屈諸君暫留兩天，少不得總要考的。眾廩保道：「考是自然要考，本城的童生還好，但是那些外縣的，還有鄉下上來的，大家都是扣準了日子來考，那裏能夠耽誤這許多天？一個個吃盡用光，那裏來呢？」老師道：「太尊吩咐下來，我亦沒有法想。」眾廩保無奈，也只好退了出來，傳知各童生，大眾俱有憤憤之意，齊說：「知府巴結外國人，全不思體恤士子！」這個風聲一出，於是一傳十，十傳百，霎時間滿城都已傳遍了。後文補敘。且說那湖北制臺派來的金委員，是個候補知州，一向在武昌洋務局裏當差。從前出過洋，會說英、法兩國的話，到省之後，上司均另眼相看。此番委他同了礦師沿途察勘，正是上憲極力講求爲國興利的意思。那日柳知府去拜礦師，礦師原說他不日可到，果然未及上燈時分，已見他拿着手本前來稟見。柳知府立刻請見，行禮歸座。寒暄了幾句，金委員當將來意稟明，還說洋礦師因見大人先去拜他，心上高興的了不得。柳知府便說：「我已叫縣裏備了兩席酒替他送去，我要邀他們到衙門裏來住，他說等着老兄到了再定。」金委員道：「大人已經先去拜他，又送他酒席，這也儘夠的了。同外國人打交道，亦只好適可而止。他們這些人，是得步進步，越扶越醉，不必過於遷就他。卑職是到過外洋，很曉得他們的脾氣。依卑職的意思，大人可以不必再去理他，亦不必約他們到衙門裏來住。」原來柳知府一心只想籠絡外國人，好叫上司知道說他講求洋務，今聽金委員如此一說，心想我今日的一番舉動，豈不成了蛇足麼？好在禮多人不怪，現在裏頭尚且十分遷就他們，何況我呢？心上如此想，面子上不好駁他，滿口的說：「老兄所見極是，兄弟領教。但是老兄同了他們來到此地，還是大略看看情形，還是就要動手開採？說明了，兄弟這裏也好預備。」金委員道：「這一回不過奉了督憲的公事，先到各府察勘一遍，凡有山的地方都要試過，等到察勘明白，然後回省稟明督憲，或者招集股份，置辦外洋機器開採，或者本地紳富有願包辦的，用土法開採亦好。到那時候，自然另有章程，現在還

說不到這裏。目下只求大人多發幾張告示，預先曉諭地方上的百姓，告訴他們此番洋人前來試驗礦苗，原是為將來地方上興利起見，並無歹意，叫他們不必驚疑。等到洋人下鄉的時候，再由縣裏同營裏多派幾個衙役兵勇，幫着彈壓，免得滋事。府屬四縣看過之後，就要回省銷差。這一路的山，雖比別府多些，頂多也不過半月二十天的工夫，就可了事。」柳知府連忙答應明天寫好告示，儘後天一早貼出。金委員又謝過方才告辭出來。跟手去拜縣裏、營裏，不必細題。第二天，又到縣裏開了本地紳富的名單，挨家去拜，却無一個出來會他。到了第三天，府裏的告示已經貼了出來，縣裏派的衙役，營裏派的兵丁，亦都齊集店中，聽候差遣。話分兩頭。且說那班應考的武童，大都游手好閒，少年喜事之人居多，加以苗、漢雜處，民風強悍，倘遇地方官拊循得法，倒也相安無事，如若有的事情，不論大小，不如他們的心願，從此以後，吹毛求疵，便就瞧官不起。即如此番柳知府提倡新學，講究外交，也算得一員好官。只因他過於巴結洋人，擅停武考，以致他們欲歸不得，要考不能，不免心生怨望。加以這些武童，常常都聚在一處，不是茶坊，便是酒店，三五成羣，造言生事，就是無事，也要生點事情出來，以為鬧得有趣。却說這日正有十來個人在茶館裏吃茶，忽然有他們一個同伴的童生進來嚷道：「了不得！」大家見他來得奇怪，一齊站起身來，齊問甚麼事情。那人道：「我剛才到府前閒耍，忽見照牆上貼出一張告示，有多少人圍着去看。有一個認得字的老先生在那裏講給人聽，原來這柳知府要把我們這一府裏的山通統賣給外國人，叫他們來到這裏開礦，你們想想看，咱們這些人，那一個不住在山上，現在賣給外國人，叫咱們沒有了存身之處，這還了得！」這人不曾說完，接着又有一個童生跑了來，也是如此述了一遍。不消一刻，來了三、四起人，都是如此說法。頓時就圍了二百多人，有的說：「我的家在山上，這一定要拆我的房子了！」一個說：「我的田在山上，這一定要沒我的田地的了！」又一個說：「我幾百年的祖墳都在山上，這一來豈不要刨墳見棺，翻屍掏骨嗎？」還有個說：「我雖不住山上，却是住在山腳底下，大門緊對着山。就是他們在那裏動土，倘有一長半短，豈不於我的風水也有關礙？大家須想個抵擋他的法子才好！」當下便有人說：「甚麼抵擋不抵擋，先到西門外打死了外國人，除了後患，看他還開得成礦開不成礦？」又有人說：「先去拆掉本府衙門，打死瘟官，看他還能把我們的地方賣給外國人不能？橫豎考也沒有考，大家拚着去幹，豈不結了嗎？」於是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人多口雜，早鬧得沸反盈天。看熱鬧的人，街上愈聚愈多，起初還都是考先生，後來連不是考先生也和在裏頭。眾人正在吵的時候，忽有本地最壞不堪的一個舉人，分開眾人跑進茶店，忙問何事。於是眾人都搶向他訴說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說了一遍。這個舉人。一生專喜包攬詞訟，挾制官長，無所不為，聲名甚臭。當時聽得此事，便想借題做文，連說：「這還了得！這瘟官眼睛裏也太覺沒有人了。好端端要把我們永順地方賣給外國人，要滅我們永順一府的百姓，這樣大事情，茶店不是議事的地方，還不替我快去開了明倫堂，大家一齊到那裏商量個法子，在這裏做甚麼呢？」一句話提醒了眾人，大家一哄而出，其時已有上千的人了。這茶店裏不但茶錢收不到，而且茶碗還打碎不少，真正有冤沒處伸，只好白瞪着眼睛，看他們走去；未曾把茶店房子擠破，已是萬幸，還敢哼一聲嗎？且說一千人跑到學裏，開了明倫堂，爽性把大成殿上的鼓搬了下來，就在明倫堂院子裏擂將起來。學裏老師，正在家裏教兒子念書，忽見鬥來報，不覺嚇了一跳，不敢到前頭來，隔着牆聽了一聽，來往的人聲實在不少。他便悄悄的回到自己衙門，關上大門，叫鬥拿了衣包帽盒，從後門一溜煙而去，到府裏請示去了。有分教：童子聚眾，礦師改扮以逃生；太守請兵，佳士無辜而被累。畢竟這些童生鬧到那一步田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